



《饶宗颐》雕像揭幕仪式上，物理学大师杨振宁教授（左一）到场祝贺并与国学大师饶宗颐教授（右一）一同盛赞雕塑的高超艺术。雕塑的作者——著名雕塑家吴为山教授（左二）和香港中文大学校长、著名经济学家刘遵义教授（左三）等出席。



饶公赠《满衣金粉露花香》画作给吴为山教授夫人吴小平女士（左一）

[吴为山专栏]

My Sculpture "Portrait of Rao Zongyi":
the Natural Combination of Form and Spirit

诗书画塑 形神妙合

——我塑《饶宗颐像》

吴为山 by Wu Weishan

饶宗颐先生，一代文化大师。学界尊称他为“饶公”，与季羨林先生并称“南饶北季”。从长相上看，二老确有惊人相似之处，气息上更是融通，谦和而内蕴骨力，仿佛古代章回小说中的高人、仙人。

我于1994年结识季先生，有不少书信往来，结下了墨缘、文缘。于2000年初见饶公。当时我在香港中文大学新亚书院任“龚学因学人”，为中大开设文化讲座。饶先生的书法在图书馆及一些重要场所皆可见得。字相如长相，古意盎然，碑贴兼容。时汉简，时魏碑，羲之、鲁公、东坡、文长……跌宕峥嵘、流水行云。集渊博学养、深厚功力与诗人才情于一体。这种由书法而获得的认识，使我如痴如醉，继而又读其文著，观其画作。读来，观来，渐入其境，遂生为其塑像之念。一日，文化学者陈方正博士邀请饶公和我喝下午茶，饶公少语，但见我所塑弘一法师像时，若有沉思，寿眉颤动，嘴角紧闭，眼睛发光，拉着我的手：弘一大师在九泉之下也会感谢你的！

饶公从弘一大师那“悲欣交集”的人间苦相，感应到修行者的悲天悯人。当然他对我“老子”“孔子”以及“齐白石”亦时时点头称妙。他欣赏雕痕中所印证的心象。那种由内在的感动与顿悟而发出的意，是通达文化人心灵的渺渺祥云。尔后，他便托其助手郑会欣博士专程带给我一幅书法，上题“形神妙合”，篆意隶形，气静神逸。我知道，这是前辈对后生的寄望，乃一代文化大师的殷殷之情。严羽《沧浪诗话》有言：“诗之极致有一：曰入神。诗而入神，至矣尽矣，蔑以加矣。”诗之极致是入神，肖像雕塑表现的极致又何尝不是呢？饶公知我，我慕饶公。不久，我飞抵香港，携大卷图稿、画稿、书法及雕塑新作照片求教先生。时值中秋，天气略有寒意，饶公见我风尘而来，甚喜，领我到中大校园散步，行至杨振宁先生铜像前，幽默地告诉我：“我与杨先生都系上了围巾，只是他穿了大衣，我穿西装。”惹得同行者一阵笑。此时，饶公童心大发，捏紧拳头，挥起胳膊，作打拳状，并直呼自己身板硬朗。那头上银丝在微风中抖动，已是九十寿翁，饶公的这股倔劲，令我一直留在记忆里。这是一个具有人格独立、精神自由的学者之写照。我感动之际，连续抢拍百余张照片。瞬间的凝固，记录了一代宗师的坚毅与儒雅，诗性与哲思。为我的雕塑创作提供了真实、生动、传神的蓝本。

雕塑家为被塑者所摄的多角度形象，能在塑像过程中得到充分的对应，且有身临其境的亲切感。它与仅根据他人提供的照片而塑像是两种不同的感受。就我的经验，同一个人的一百张照片，真正形神俱佳者不足百分之二十，可见“照片”是雕塑的基础，交往与了解又是拍摄好照片的基础。

诗言志，塑者何为？塑饶公，其关键在于表现历史文化的活化石，表现那形象所厚载的人文精神。饶公天庭饱满，呈智者像；饶公目含慈意，呈仁者像；饶公长眉突奕，呈寿者像。他诵读佛经，对敦煌的研究非囿于文本，以高超的绘画技艺和内心涌动的佛性绘就了大量的佛像。其沉厚、稳健是文化的禅定。那脸上的皱纹恰似唐代高僧《洪》塑像上的道道线刻。那



国学大师饶宗颐教授，赠吴为山教授自作诗《为山兄塑像杜诗一首韵》手书长卷墨迹

嘴角起伏的表情酷似太虚大师的神韵，于顷刻之间看破浪里红尘。由此，我遥想云冈石窟的创造者昙曜，那一定与饶公相似，要不然马怎么能识此善人？当然昙曜是克什米尔人，饶公是潮州人。他们的相似只是一种文化的推断，而文化的认同，是形象趋同的因素。

酝酿与冲动，积累与表现，经过几年的时间，终于塑成了饶公像。并于2009年11月12日落成于中文大学图书馆。又是一个秋天！图书馆有大气磅礴的清道人对联，有气韵灵动的大千居士山水……高朋云集，科学家杨振宁、经济学家刘遵义、社会学家金耀基……可谓群贤毕至，俊采星驰。

94岁的饶公亲自将名为《谢为山兄塑像杜诗第一首韵》的墨宝赠于我：

为我塑幽姿，妙手臻灵境；
狮山兀相对，池月印微影。
胸宽象纬近，心同壶冰冷；
留影对但丁，前事堪重省。

饶公所用诗韵为杜甫诗作《游龙明奉先寺》：原诗为：“已从招提游，更宿招提境；阴壑生虚籁，月林散清影。天窥象纬逼。云卧衣裳冷；欲觉闻晨钟，令人发深省”。苏东坡有言：“诗至杜子美，文至韩退之，书至颜鲁公，画至吴道子，而古今之变，天下之事毕矣。”杜甫之诗宪章汉魏、取材六朝，自得其妙，乃集大成者也！饶公的诗歌即有少陵遗风，格力气象，高古深妙，雄浑远长，飘逸悠游而又沉着痛快！其中“为我塑幽姿，妙手臻灵境。”是对我直接的褒扬，我实不敢当，但此语却成为我不时的激励，每每令我感怀。“留影对但丁，前事堪重省”乃指香港中文大学将我所塑的《饶宗颐》像立于图书馆《但丁》雕塑的对面，该像为意大利政府所赠，1958年，饶公重游意大利时曾拜谒但丁墓，盛赞但丁为“大明比日月，智者固同谄”。而今，中西

两位哲人的雕像一起立于中文大学图书馆内，正暗合了中大“结合传统与现代，融汇中国与西方”的理念和宗旨。对此，饶宗颐亦是十分欣慰，他笑言：“我可以与但丁对话了。”

观夫饶公的《谢为山兄塑像用杜诗第一首韵》书法墨迹，整体长达八尺有余，翰墨淋漓，元气激荡，且饶有古意，境界高远。具体到每个字，皆有出处，笔笔精劲，饶公论书有言：“书道如琴理，行笔譬诸按弦。要能入木三分。轻重、疾徐、转折、起伏之间，正如吟揉、进退、往复之节奏，宜于此仔细体会。”看饶公的书法，宛若在听他奏一曲《高山流水》。观整幅作品，又是波涌浩荡，云烟满纸，隽永灵秀且气吞河山。饶公曾言：“作书运腕行笔，于气功无殊。精神所至，真如飘风涌泉，人天凑泊。尺幅之内，将磅礴万物而为一，其真乐不啻逍遥游，何可交臂失之。”可以想见，饶公作此幅诗书是何等的解衣磅礴、神游八极，又是何等的大自在！

次日，饶公在寓所附近的酒楼宴请了我和我的妻子吴小平。席间，饶公特意赠我妻子一张《荷花》，满座殊为惊喜。该画，以金、墨二色绘于油画布上。盛开的荷花似佛手，温和，灵妙，散发着宇宙开朗的清气，精健的墨线如游丝、如兰叶，烘托着金色荷花。这幅题为“满衣金粉露花香”的画作，取石涛诗，乃得这位苦瓜和尚的禅意。而此时的饶公，已跨越中西文化的鸿沟，在水墨与油画布的交合中实现文化的对话。这诗境、画境与唐人于良史《春山月夜》中“弄花香满衣”是迥然不同的，前者超越大千色相遁入禅境。我认为饶公的画是真正的现代文人画。陈师曾在《文人画之价值》中曾经提到：“何谓文人画？即画中带有文人之性质，含有文人之趣味，不在画中考究艺术上之工夫，必须于画外看出许多文人之感想，此之谓文人画。”又说：“文人画之要素：第一人品，第二学问，第三才情，第四思想；具有四者，乃能完善。善艺术之为物，以人感人，以精神相应者也。有此感想，有此精神，然后能感人而能自感也。”

饶公的学养广博而专精，于甲骨文、古文字学、上古史、艺术史、诗词学、书画音律等都能博通，在文学、艺术、宗教、哲学、历史、中外文化关系等人文科学领域都卓有建树。是所谓“业精六艺，才备九能”。学术的光华往往掩盖了世人对其艺术创作的亲近与认识。饶宗颐先生自髫龄习书画，此后未缀丹青，其学术生涯上的研究往往成为他艺术创作中可资吸收的养料，并能于古人笔墨之上迭出新意，自成一家。细评饶宗颐的画作，笔法、造型和构图，乃至整体气韵，落笔之处，无一不从古人得来！然而，饶公的画作师古而不泥古，掺和了自己对古人作品的独特理解与体会，超然崛起，苍醇高古，清气满怀，其画作不雕凿，不沉泥，不牵连，于古有理可循，又呈现“活泼破地”的自我面目，在此我也借用石涛和尚的“在墨海中立定精神，笔锋下决出生活，尺幅上换去皮毛，混沌中放出光明，纵使笔不笔，墨不墨，画不画，自有我在”，以表达对饶公艺术创新的敬意。

我在塑造饶宗颐先生的雕像时，重在表现他的气，饶公曾说他非常注重“气”，写书法，做学问都要讲究气，而且气一定要贯，我塑饶公旨在表现他沉潜为学的静气，涵养道德的骨气，还有他翰墨中的金石之气，丹青中的灵秀之气。用六法中的“气韵生动”来表现饶公的神，我更注重饶公内在的“古气”，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研和推动是儒释道文化在当代的继承和发扬。

2009年12月6日上午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、国务委员刘延东访港，专程到饶宗颐学术馆探望了饶公，特别为饶宗颐准备了礼品，即是我的作品“老子像”。从上个世纪50年代，饶宗颐便对老子学加以研究并成就非凡，显然，饶公非常喜欢这件特别的厚礼。刘延东说，中国主张“和而不同”，中国的发展不会对别的国家造成威胁，中国从来都是希望大家都好。而这一点恰恰符合老子主张的“和谐”思想。饶公之所以喜欢这件礼物，用饶公自己的话说，“这下，我又可以与老子对话了。”

中大的学子们说：饶公的像不但可以与我们对对话，也可以与历史、与未来对话了……



《国学大师饶宗颐》青铜 吴为山 2009年作
现立于香港中文大学